塵封的歷史 激盪的歲月

張國立寫張學良與張大千

1981年2月20日（農曆正月十六），張大千夫婦在台北外雙溪的摩耶精舍設家宴邀請張學良夫婦，並有張群與其子張繼正夫婦等一干老友作陪。張大千自擬菜單，親自下廚，是日酒醇菜香，賓主盡歡。餐後，少帥向主人家要了菜單，大千也玩心大起，不僅題了字，還在菜單空白處添了幾顆蘿蔔與大白菜。兩年後，張大千病逝於台北。1994年的台北蘇富比拍賣會上，這張菜單最終以二百五十萬元新台幣成交，由張大千的粉絲、台灣富豪林百里收入囊中，菜單複製本則懸掛於摩耶精舍。

新書《張學良與張大千的晚宴》，正是圍繞這段真實的家宴展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圖：本報上海傳真

■作家張國立

1981年的時局，大陸姿態積極，提出「三通」呼籲，台灣方面則緊張戒備，惟恐敏感人物張學良被「利用」。彼時，名義上已被解除幽禁的張學良仍處於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中，被軟禁在北投復興三路七十號內。門口有崗哨24小時監視，更有內線早早鍥入。整整一個春節，張學良始終未能獲准出門。直至正月十六，一輛黑色的汽車駛近七十號……

與張學良相遇相知

本書作者張國立，是50後台北人，曾任台灣《時報周刊》社長。有台灣「得獎專業戶」之稱，獲得皇冠大眾小說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央日報文學獎、香港亞洲周刊華人小說獎等。對張國立而言，寫作此書的緣由，並不僅僅因為在摩耶精舍與菜單複製本的一次偶遇。

張國立在上海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高中時他曾就讀於台灣復興中學，距離張學良被軟禁的北投住處僅50米，少年時期的他常常逃課，為了躲避老師，便繞到後山，並因此數次邂逅正在散步的張學良與趙四小姐。每每此時，少帥都會佯裝「發怒」：「小子，又逃課了！」20多年後，當日的「逃課少年」成為報社記者，更得到採訪張學良的機會，沒想到居然被少帥一眼認出，「小子，現在還逃課嗎，還是開始逃班了？」

「上學的時候，很難形容歷史人物突然出現在眼前的感覺，也許令我感到有些淒涼吧，但時隔那麼多年，少帥居然還記得我是誰，頓時令我非常感動，從那時候起，我就立志想寫一本有關張學良的書。」張國立說，由於很多文件尚未解密，近代史並不好寫，好在有關張學良的文件公開得比較多。

一半歷史一半想像

在小說中，張學良的個性通過他身邊的無數雙眼睛來鋪成展現——有分派去照顧並「監視」張學良的年輕女子梁如雪，她不斷受上司洗腦，又在與這位老人的實際接觸中尋求歷史答案；有中學生魯台生（年輕時代張國立的化身），他魯莽衝動，只想着逃課追女友，在教官老雷的訓斥下，才想做一番大事證明自己，他蹲在張學良家門口，最終採訪到這位他眼中「偉大的人物」，問的問題，卻沒有曾經的西安事變，只有未來的夢想與希望……

雖然有50%的內容源自真實的歷史，但張國立堅稱，《張學良與張大千的晚宴》是本小說，他所寫的是他心目中的張學良。在翻閱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張國立展開充分想像，將真實的歷史與虛幻的人物，絲絲入扣地糅合起來。除了細緻描繪張學良的起居、愛好、張大千的晚宴，以及三張（張學良、張大千、張群）之間的友誼外，還通過刻劃監視張學良的女特工，女特工的父親、男友、上司等，表現了台灣彼時的緊張狀態，以及對大陸蓬勃發展的戒備之心。

■張大千當年住在台北外雙溪的摩耶精舍。

■張學良在台灣最後落腳之處，北投復興三路的故居，遷去夏威夷後，他賣了這棟房子，不過新屋主顯然沒有妥善利用，至今仍一片荒蕪。

■新書《張學良與張大千的晚宴》

張學良愈老愈浪漫

對張學良的那次採訪，雖然已經過去20年，當時的情景張國立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那天，張學良戴着黑色毛線帽，身着法蘭絨厚襯衣，書桌上擱着放大鏡，一模一樣的兩盞枱燈一字排開，台燈旁靜靜臥着三本書，《聖經》、《孫子兵法》和《明史》，講到過去，張學良就會有點大聲，語速也會變快。」張國立回憶道：「趙四小姐不願意一起面對媒體，獨自呆在隔壁房間，有攝影記者招呼她過去影相，她擺擺手，『不了，不了，都老太太啦！』採訪了個把小時後，趙四小姐走過來對張學良說，『不要讓記者太累啦』，其實是怕93歲的少帥太累。」

在張國立記憶中，少帥愈老愈浪漫，「張學良對我們記者說：『我從不是個花花公子，不過現在你們也許可以說我是個花花老人，你們看，我現在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就是在床上，有時候早上十一點才起床，吃過中飯又去睡，一覺睡到三點，你們說我浪不浪漫。』」

張大千的菜餚與家規

本書的另一主角張大千，則是眾所周知的美食家。張大千好自製菜餚，與家人或二三知交共食。在與張學良家宴的菜單上，「大風堂」名菜「六一絲」赫然在列。「六一絲」早先由在日本開設四川飯店的「天下第一廚」陳建民所創，特地選綠豆芽、魷魚絲、黃瓜絲、辣椒絲、韭黃絲和奈良漬（日本上好的醬瓜）6種絲合炒而成，後來配料似乎有所演變（也有由綠豆芽、玉蘭苞、金針菇、韭菜黃、芹白、香菜梗加火腿絲合炒）。是次家宴中，「六一絲」位於乾燒鯧翅與葱燒烏參之間，取其清爽去油，「大風堂」的飲食文化由此可見一斑。

張國立說，他曾在摩耶精舍的參觀者中，遇見過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看到牆上的菜單後，瞬間紅了眼眶，一問之下才知，原來老太太小時候亦曾在摩耶精舍做客，品嘗過「大千菜」。「張大千有個『家規』，在摩耶精舍沒有餓肚子的人，不管吃甚麼，客人們也一起吃，所以摩耶精舍最常做的菜之一其實是牛肉麵。」

《第七天》：文學性與現實性的分裂

書評

文：韓浩月

一位作家是怎樣被時代改變的？這是讀完余華新作《第七天》後產生的第一個疑問，在微博上非常活躍的余華曾認為，微博給他的創作帶來了影響，由此不難理解《第七天》會出現那麼多諸如野蠻強拆、洗腳妹殺人、賣腎買iPhone、打工妹跳樓等社會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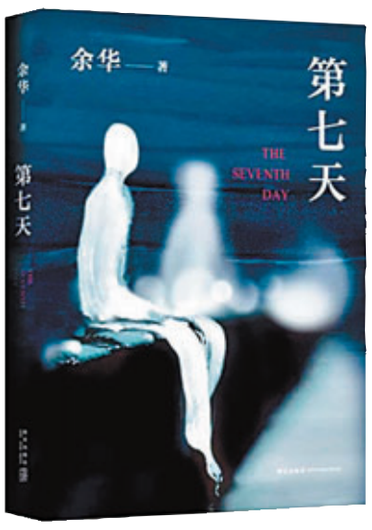
在回憶中寫作是中國作家的集體特點，並催生了一大批優秀小說，莫言回憶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回憶商州，蘇童回憶江南……余華則通過回憶少年生活寫出了《在細雨中呼喊》，回憶歷史寫出了《活着》。但是當這些作家把視線轉向正在進行的當下時，筆觸不由發軟，失去了力量。

作家有沒有必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創作出好小說？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準確的答案，但輿論一直這樣呼籲作家：走出回憶吧、走出鄉土吧、多體會和感受正在發生的歷史吧。作為對這種聲音的一種回應，余華以《第七天》交了一份答卷，由此我們看到了微博作者余華和小說作者余華在這本書中合二為一了。

《第七天》有一個馬爾克斯式的開頭，一個逝者出門後又回轉家中穿衣打扮，然後去殯儀館火葬自己，在去的路上包括到達目的地這個過程中，他想起了生前發生於自己身上的事情和他耳聞目睹的事情。沒錯，即便是寫一部與現實只有幾十天之隔的小說，《第七天》的結構仍由回憶支撐而起。如果這本書放棄回憶、放棄魔幻現實主義，而像劉震雲寫《溫故一九四二》那樣寫出來，會是甚麼情形？

余華還做不到完全的寫實主義。他還受困於中國文學一直都存在的一個窘態：喊着現實主義口號的現實主義作品其實是不敢面對現實的。把那麼多的社會熱點事件融入小說中，如果沒有文學性作為潤滑，沒有魔幻這層薄霧罩着，這本書很可能連出版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在《第七天》裡，一面是隔幾頁就會出現的對社會新聞的生搬硬套，一面是幾乎每一頁都有的文學性很強的修辭。

「我感覺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樹，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塵埃」，「我們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當我們圍坐在綠色的篝火四周之時，我們不再孤苦伶仃。沒有說話沒有動作，只有無聲地相視而笑，我們坐在靜默裡……」這樣的段落大篇幅出現，它們的最大作用是為了中和小說的生硬成分，掩飾批判現實時的力有不逮，小說的現實性與文學性如同兩根堅硬的筷子，怎麼也不能糅合起來。



作者：余華
出版：新星出版社

反過來看，當余華放棄令他揪心的現實批判後，語言會立刻放鬆起來，比如描寫楊飛與養父楊金彪之間的父子情感時，寫到養父為了戀愛、結婚一時糊塗把幼年楊飛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準備遺棄，但受良心驅使養父又回到遺棄之地找回了一直等待他的楊飛……這種中國式的情義故事，在中國作家手中總是能夠被寫得盪氣回腸，但為何一觸碰到冰冷的當下，他們便手足無措呢？

在寫楊飛與李青的故事時，余華也完成了一名小說家的本分，把一個愛情故事寫的令人心悸，但李青的觀念轉變又十分矛盾，既然她能夠愛上全公司最不起眼的楊飛，而且是在她歷經多種誘惑場合而不動心的前提下，為何結婚後她變成了一個那麼輕易就上當的物慾女人？這段愛情所體現的背叛性，被作家工具化地使用了。

實際上，楊飛在小說裡，也是個工具式的人物，他擔任了導遊的角色，穿行於生者與逝者的世界，講述和聆聽那些不堪的悲慘事件，但就小說整體而言，擔任批判任務的又不是他，而是時不時出現於故事中的余華。這種割裂感，才是《第七天》得到「余華出道以來的最差小說」的主要原因吧。

就小說創作的社會價值傾向而言，《第七天》的出版是有意義的事情，它會帶動更多作家更積極地介入火熱生活而非沉湎於過去。而就小說純粹的可看性和文學價值而言，《第七天》的主題先行痕跡明顯，創作心態有些急躁，缺乏足夠的容量來承載作家對社會的觀察與反思。也許，真的要等20年之後，才能發現《第七天》之於余華之於中國文學究竟佔有甚麼樣的地位。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

書介

圖文：笑笑

《聖山——干城章加瞭望》

作者：李小石
出版：印刻文學

常說死在路上也不錯，如果死在夢想之地，對於追夢人而言，應該算是幸福之事吧。台灣登山怪傑李小石1973年開始登山，一直以攝影紀錄山嶽之美。在走盡台灣千山萬水後，他開始攀爬世界高峰，包括聖母峰、喜馬拉雅山脈等。去年挑戰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加時，雖未能攻頂，但大自然絕美壯闊的雪峰景觀一直殘留在他心中。在孤獨中前行，他今年成功征服第四高峰洛子峰後，不幸於回程途中逝世。此書是他留下的手稿，也是他攀登干城章加最忠實的紀錄。

壹家傻蛋

作者：蘇美智
出版：三聯

從記者到成為媽媽，蘇美智以細膩的文字紀錄了生命的精彩。新書以媽媽與兩個小孩的互動趣事為題，寫出家庭教育與孩子成長的點滴，及兩代人如何從對方身上互相學習。沒有專家之言、沒有嚴肅的教育指導，這不是一本教養天書，作者以「傻蛋」形容自己與孩子，傻蛋母親快樂地觀察孩子的舉動，傻蛋孩子在母親的關懷與妙趣的生活經驗中愉快地過每一天。喜怒哀樂也好，甜酸苦辣也好，我們都應該放下大人的包袱，從孩子身上學習過簡單的生活。

大唐李白：少年遊

作者：張大春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久違的張大春迎來盛唐之風，新作以李白為脈絡，寫出詩仙如何以文字顛覆一個時代，並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李白的逍遙、風骨、才華讓人着迷不已，張大春熱愛中國詩詞，更鍾情於李白的詩文，遂網羅野史、稗史，以小說編織出李白謎樣般的一生。少年李白流連市井，被隱者趙蕤收為弟子，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他在大唐盛世闖下名聲，寫下了無人能敵的詩句，卻總是借酒消愁。時代造就英雄，李白是生不逢時還是時代容不下他？

打開雲門：解密雲門的技藝、美學與堅持

作者：果力文化主編、鄒欣寧等著
出版：果力文化

1973創立雲門舞集、1998創立雲門舞集舞蹈教室、1999創立雲門2，林懷民堪稱是台灣現代舞蹈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今年是雲門成立40周年，本書將帶你走入林懷民的舞蹈世界，直擊雲門工作現場，透過深度專訪，了解雲門的身體技藝、劇場美學、創意管理與時代精神。林懷民人生的12個片刻與12種領悟，雲門的168支舞作、187個城市的巡演，《九歌》、《紅樓夢》、《水月》等舞作的經典瞬間，原來雲門早已成為時代的符號，而林懷民這個名字也代表了台灣的一種精神意象。

且以永日

作者：安妮寶貝
出版：長江文藝出版社

安妮寶貝首部散文精選集，述說愛情、家人、生死等命題。作者說：「我把這些文字寫給自己，以此作為一種省思、紀錄、整理、清洗。」她寫男女情愛、人際邂逅、家人親情、生死命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是其寫作態度。如果你曾迷惑，曾感到寂寞，曾為人生而苦，安妮的文字或許能帶給你一點慰藉、一點溫暖，因為新書序說，她不只為當下的人而寫，也為過去與未來的靈魂而寫。